

宏章文学
Hongde Literature
阅读 · 享悦生活

不·伤
著



像忧伤 一样明媚



都说成长是必修课，
成熟是选修课。
跌跌撞撞的青葱岁月里，
你又上了怎样的一课？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不·伤
著



像忧伤 一样明媚



都说成长是必修课，
成熟是选修课。
跌跌撞撞的青葱岁月里，
你又上了怎样的一课？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像忧伤一样明媚/不·伤著. —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3.3

ISBN 978-7-5104-3833-2

I. ①像… II. ①不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05463 号

像忧伤一样明媚

策 划: 李 锋 作 者: 不·伤

责任编辑: 靳丽霞 特约编辑: 南美玉 李 丽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马正琴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三河市新新艺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数: 175 千字 印张: 7.5

版次: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3833-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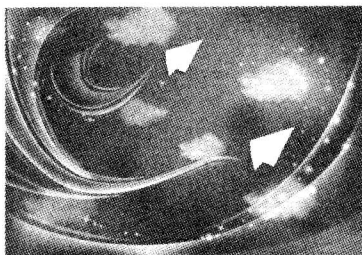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第一卷 【幕】



梦想纷飞 叹世事无常

每个女孩心中都有一个幻想的世界，我也不例外。在我心中，一直幻想可以成为一位女侠，行走江湖，浪迹天涯。但手中必须执一把长剑，因为我知道君子御剑生风，威武无边。当然，也只有拿着剑的女侠才能济世救人，才能名扬四海，受万众瞩目……

阿瑶出事后，我就辞掉了在“夜上妖娆”的工作，换了电话号码，重新租了间公寓。

于是我才会在这样一个落叶纷飞的秋日午后，换上一身休闲的小洋装，拎着笔记本电脑走进中央大街的 ILLY 咖啡馆，因为我准备在这个环境还算舒心的小店来完成手头的稿件。

如果你好奇地问我现在在做什么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在做兼职的德文翻译。是的，其实我早年学过德文，虽然那是十年前的事了。现在重新捡起这门语言，做起了翻译。牛刀小试的第一稿，我接了篇比较简单的叙事散文。

1

穿过繁华的中央大街，我径直走向 ILLY 咖啡馆。时值中秋，街道两旁的枫树已经开始凋零，满地金黄的落叶，踩在脚下十分柔软，并且吃掉了高跟鞋落地时的声响；手中的笔记本电脑已经显得有点沉重，我心中盘算可以拿这次的稿费换台 iPad。

站在 ILLY 咖啡馆门前，有服务生为我拉开了大门。

“欢迎光临！”一位样貌端庄的男士鞠躬致敬。

我点头示意，走进咖啡馆，四下看看，选了处靠窗的位置坐下，屋里的音乐缓缓，我很喜欢，向服务生点了杯黑咖啡，随手打开本子，开始工作。

点开稿件，满眼的德文显得有些生疏，毕竟十年没有看这东西了，不过还好这里有网络，偶尔可以在网上查看下资料。虽然是一篇叙事散文，但德国的散文依旧中规中矩，而我需要把它翻译得诗情画意。于是我打开文档，开始敲下这忧伤的文字：

“那些逝去的日子就像满地飘零的落叶，伴着不易察觉的叹息之音，带走了我的欢声笑语，还有那些满目疮痍……”

余光里我察觉到有人在看向我这边，侧头望去，我看到斜对面座位的一个男人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，面色白皙，五官端正，穿着一件白色的汗衫，深棕色的西裤，一旁的椅背上搭着他的西装外套。他举止彬彬，正看着我晦涩地一笑，我礼貌地莞尔以对，接着便慢慢地转移了视线，下意识地摇了摇头，望向窗外。

这时，我才发现从这个位置望去，窗外的金色格外美丽，午后的阳光洒满街道，瞬间温暖了人心。

然而就在这时，一个身影突然闯进了我的眼底，一身低胸黑

衣，紧臀的皮裙，一头乌黑的长发烟花般爆碎地散落，身后一把贝斯倒背在肩头，她抬手吸烟时我看到她手上的五颗指环，而她耳骨上坠下的一条长长的铂金链，我知道那绝对是正品，价格应该超过五位数。只是无论她的装扮如何改变，我都会认得出这张脸，“默客传奇”的贝斯手。

我隐约觉得她有看向我这里，但隔着窗子的反光，她应该辨不出我的模样，而且我现在这身穿着应该不易被认出吧。

我见她顿了顿脚步，然后使劲儿吸了两口手中的烟，接着甩手扔到了地上，抬脚用力碾了碾，便向 ILLY 咖啡馆的大门方向走来。

然而，从她不顾旁人的眼光走进店，直到她站到我面前，我都一直抬头目不转睛地望着她，一脸幸福的微笑，这是献给我最亲爱的朋友的礼物。

“六百，你回来了。”我微笑着开口。

“六百！太多年没人这样叫我了。”她嘴角一扬，顺手放下贝斯，坐到了我的对面。

我想我们应该拥抱一下的，只是我们没有。是的，这个女孩叫六百，我的一个死党，老友，或者，叫作发小。

我应该和大家说明一下，其实六百的名字叫徐默。当年徐爸爸特想要个儿子，只可惜老二依然是个女孩儿，而且被罚款六百块钱，于是徐默便这样一直被叫作六百，有段时间我甚至忘记了她的名字，就这样六百六百地一直叫着，直到今天，依然无法改口。

2

至于我与六百是如何相识的，我实在记不得了。

听到窗子被砸的砰砰响，我知道是六百来了，拉开窗帘，我正看到六百那张可恶的小脸，正冲我挤眉弄眼，六百从小就是个麻烦坯子，可毫无缘由，我们就这样一直麻烦地黏在一起，因为她是麻烦，而我却总是惹麻烦。

从她的口型我可以辨认得出她在说什么，“出来！出来！”她的小手也一直在比划着。

我使劲儿点了点头，操起钳子，登上阳台，将用来卡住小玻璃窗子的钉子一根根拔掉，然后卸下玻璃，蜷着身子钻了出去。

“快点，快点，扶着我！”六百在下面嚷着。

是的，我要爬窗子才能出去，因为老爸一出门就把我反锁在家里，留下足够的食物，甚至到学校给我请假，因为他实在不放心我一个人，虽然那时我已经十岁半了，并且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。

“还好你家是平房，告诉你爸别买楼房了，要不然他再出门你就别想出来玩。”六百喊着，拉起我就要跑。

我一个停顿，“等下，我把窗子挡好。”我转身伸手进屋，拉好窗帘，然后将放在墙边的木板搬过来，挡住被卸下的窗子，六百也来帮忙搭手，挡好窗子后，我看了眼手中的铁钳，随手藏到了木板后，这是我小时候第一个学会使用的工具。

接着六百拉住我一路跑了出去。

“干吗这么急？”我跑在六百身后。

“来了你就知道了。”

结果，毫无新意，连个弯儿都没拐，直奔向“艺颖游戏厅”。到了门口我甩开六百的手，“你脑子进水了？来这干吗？上次胖哥吼得多凶！还来？”

“哼，等好吧，来！”六百抓起我的手推门就进了游戏厅，来到吧台，抬着小脸，“胖哥！”

胖哥低头一看，“你两个小兔崽子还敢来？”说着拍案而起，侧身就往外走，一根手指头指着六百，“有本事你别给我跑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”

我当时就觉得事情不妙，因为上次六百不知用了什么方法，从一抬拳皇97的机器后面弄出来一袋子游戏币，现在想想都觉得兴奋的不得了。

还记得那天下午我用八神对抗着六百手里的草雉，打得天昏地暗。

“出招吧。”六百说道。

“来吧。”

六百肯定不知道我事先学了八神的鬼步，当六百张着嘴瞪着眼睛看着我时，我得意地直晃头，“厉害吧！”

“嚎！你耍诈！”六百抖着那一袋子游戏币，“快说，你做了什么手脚？”

“才没有，是我厉害，要不断学习，你用草雉就那几招，谁让你不钻研！”

“不对！你快说……”六百的不依不饶也没换来我的解释，却一扬手松了袋子，哗啦啦地散了一地的游戏币。当时屋子里立马乱了，所有的孩子一拥而上，开始遍地捡币子，我和六百也一时傻了眼，想要低头跟着捡，却被胖哥一把抓住，他一手拉住六百，一手拉住我，“你们两个死丫头，不学好！看你们俩今天鬼鬼祟祟的就知道你们有鬼，一块钱的游戏币玩了一下午，看我今天不打

断你们的腿!”

胖哥拉着我和六百，嘴里向着趴在地上的孩子们吼个不停，“都给我滚，谁也不许捡!”

孩子们听到叫骂声纷纷回头，可看了眼胖哥后便继续埋头捡币子，硬当作没看到这胖子，其实我当时心里明白，他们是能看到的，因为胖哥体格那么大，可他们也看到了胖哥手里的我和六百，他两手满当当，干嘴上吼个不停，任谁听得?

胖哥看大家没有停手的意思，“都听不懂怎么的?不动真格的不行是吧?”说着甩出我和六百，操起一旁的拖把就要打人，看来胖哥已经看清了形式。这回他这一举动着实吓坏了所有人，大家见势不妙，咋呼着一哄而散，一个个撒腿就跑，我和六百也不例外，跟着大家头也不敢回的猛冲出门去，直跑出了两条街才停下来。

我们俩呼呼地喘着粗气战战兢兢地回头张望，见胖哥没跟来，这才松了口气。后来回到家，我由于过度紧张，那天晚上竟吃了两个馒头，貌似那是我十年来第一次一顿饭吃了两个馒头，因为这两个馒头的功劳，使我对这件事至今记忆犹新。

而这次六百带着我突然跑来，我心里明白，这是有意要向胖哥示威。而胖哥之所以叫胖哥，当然是因为他胖，就他那体格，一屁股能坐死我和六百两人，但六百一点没有畏惧，看着胖哥一步步走来，她从兜里用力地掏出一张青灰色的人民币，向台子上一拍，“都给我买成游戏币!”

我和胖哥同时看向桌上那张100元的钞票，“哇!”我惊讶地看着六百，“这么厉害!”

六百神气地扬着头，接着冲着胖哥拉长音说道：“怎么的?不认识啊?”

胖哥的惊讶程度完全超过我，抓起桌上的100块钱，举过头

顶，冲着阳光使劲儿看，最后啪的一拍桌子，“死丫头！”胖哥依旧伸出一根手指头指着六百的脑门，“你说实话，是不是偷的？”

六百举起手，挡开胖哥的手臂，“偷什么？别说 100，就是 600 我也有！”六百说得义正词言，特英勇的架势。

我却听得扑哧笑了出来，接着摆正了身子，晃晃儿地说：“胖哥不认识钱啊？快拿游戏币来！”

胖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使劲儿哼了一声，进了吧台，拿出个塑料袋，装了一袋子游戏币，“拿着。”

六百接过来，在手里掂量着，又歪头看了看。

“少不了你的。小兔崽子！”

“知道胖哥人实在！”六百说着看了我一眼，“走！咱今天通关去！”

“走！”

六百说的那个要通关的游戏就是“moonwalk”，后来我才知道这几个字母的意思是“月球漫步”，是以天王 Michael Jackson 为题材的游戏，当时我们俩都特喜欢玩。我是觉得主角的形象设计得很漂亮，至于六百说喜欢游戏里面的音乐，我是很久以后才真正体会的。

只是当时我们每次玩都只能玩到第三关，因为我们的游戏币不够，但这次不同啦，我们手里有的是“宝贝”。

后来我问六百，你那钱是哪来的，她说是给她弟弟写作业的工钱，我说，你弟弟有 100 块钱？

她突然沉默，过了很久之后才开口说道：“我爸从来都只给他零花钱。”我记忆中，这是六百唯一一次这么小声地说话。

3

六百放下贝斯，坐到了我的对面。

我静静地看着六百，这个不算漂亮的女孩，却是给我留下那么多美好回忆的伙伴，我缓缓开口，“没人叫你六百，是因为你好多年没回来了。”

我这话说出时看到六百的眼中有东西一闪而过，却又随即消失，我伸手示意服务生过来，然后将菜单递到六百面前，“点些东西吧。”

“啤酒。”六百看也不看一旁的服务生，随口道。

我浅笑，她还是老样子，让我突然心安。

“怎么想起回来了？你现在应该很忙吧。”我抿了口杯中的咖啡，看了眼电脑屏幕，密密麻麻的德文使我蹙眉。

“忙，这次回来是做巡演的一站，”六百说着探头看向我这边，“同时看看你，再探望一个朋友。”

六百说得轻描淡写，好像一切与她无关一般，只是她侧头看到我电脑屏幕上的德文时，眉头一皱，接着说道：“这是什么？女侠的修炼秘籍？”

“哈哈哈……”我朗声大笑，心头却是一震，看似如此漫不经心的她竟还记得我要成为女侠的梦想，记忆再次被带回那个充满梦想的年代，画面定格在了周三音乐课上的那一幕。

那时我们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，我的成绩一般，不过每一科都会拿到70分以上，六百的成绩也很稳定，总是倒数第二名。但她毫不在意，在她的世界里，好像总有着更加重要的事情使她显

得那么无惧无畏。

那一次，是关于我们开始谈论梦想。是这样的：那是一个晴空万里的星期三，可自从那天的音乐课后，在我小学生涯里所有的星期三都变得灰暗无光了。

音乐课上，老师教了一首新歌，叫作《勤劳的小蜜蜂》。歌词大概是这样的：小蜜蜂，嗡嗡嗡，勤劳又勇敢，小蜜蜂，嗡嗡嗡，百花丛中采蜜忙，小蜜蜂，嗡嗡嗡，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……

老师在前面一边弹着钢琴，口中一边唱着，她唱一句，“小蜜蜂，嗡嗡嗡，勤劳又勇敢……”

我们跟着唱一句，“小蜜蜂，嗡嗡嗡，勤劳又勇敢……”

小蜜蜂，嗡嗡嗡，百花丛中采蜜忙……

小蜜蜂，嗡嗡嗡，百花丛中采蜜忙……

“不对！”音乐老师姓张，据说是音乐学院新毕业的大学生，她皮肤特白，长长的头发就像瀑布一样，特别直，嘴唇总是涂得红红的。她是我小时候最仰慕的一位老师，因为我觉得她简直太漂亮了，就像电视剧里的白娘子，虽然我更喜欢看《射雕英雄传》。

伴着张老师的一句不对，钢琴声也停了下来，她停下手上的动作，然后转头直直地看向我这边。我当时想，她这是怎么了？难道我心中对她的仰慕被传达过去了？不会吧，她应该不是在看我，我侧头看向一旁的同桌，他是个鼻涕虫，脸上从来都是挂着流不完的清鼻涕，我心想，张老师一定是在看他，我心中气愤，都怪这鼻涕虫平时就脏兮兮的，看！害得张老师不高兴了吧！

“别看别人，就是你！”张老师的声音高了一度，噌地从凳子上站起来，一步步向我走过来，“你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……”我开始不知所措，“我，老师我错了，”我终于知道

了，一定是张老师知道我喜欢她的事了，可是她那么漂亮。

“知道错了，还这么唱。”张老师的声音很好听。

“啊？”我失声道，“什么这么唱？”

“最后那句，你再唱一遍。”

“小蜜蜂？”我当时根本没搞清楚状况。

“对，刚才教的歌，”张老师皱着眉，接着说：“跟着我再唱一遍，小蜜蜂，嗡嗡嗡，百花丛中采蜜忙……”

小蜜蜂，嗡嗡嗡，百花丛中采蜜忙……

我承认我当时特别紧张，可我自认为唱得很标准，因为我唱得很认真，结果我刚一张口，就听见大家在下面窃窃私语的声音，我保证，我绝对听见了。

“停停停，不对，百花丛中采蜜忙……唱。”张老师真有耐心。

“百花丛中采蜜忙……”还没等我唱完，我就看到张老师的脸黑了。

“行了，行了，坐下，小声跟着唱。”我知道我让她失望了，我不想的，可我到底哪里唱错了啊？那时的我是无论如何都想不通的。

下课后，有同学跑过来起哄，尤其有几个男生，组成小团体，站在我旁边嗡嗡嗡地唱个不停，我跑到哪里就跟着嗡嗡到哪里。结果从此以后，只要我再听到类似嗡嗡的声响，不管是夏夜蚊子的振翅还是风扇的转动，我都会觉得十分烦躁。而且也是从那个周三开始，我发现自己不再喜欢张老师了，因为她的脸黑了。

4

然而这真是个多事儿的星期三。

中午，突然乌云密布，下起了倾盆大雨，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雨，以至于路上的水很快就积得很深，要不是肚子不争气地叫，我是真不想冒雨回家的，可我还是回去了，并且答应六百给她带饭回来。

我的小学是一间教室挨着一间教室相连在一起的小平房，操场特别大，那时候我觉得学校就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建筑了，因为院子里有那么多教室，加上宽阔的操场，还有县里最高的一根旗杆，这些建筑放到一起，简直是雄壮的不能再雄壮了。

而让我最骄傲的是学校离我家很近，走路 15 分钟，跑的话只要 8 分钟，可老爸还是留钱给我，让我自己买盒饭吃，因为他总是很晚才回来，但今天我必须回家一趟，因为大雨把卖盒饭的大姨给冲跑了。

我回到家拿了把雨伞，用塑料袋包了五个大包子，这是要给六百带的午饭。我站在房檐下，深吸一口气，一头钻进了雾蒙蒙的大雨里。其实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就已经浑身湿透了，可回学校时我还是吃力地举着那把艳红色的破伞，风雨中就像一朵迅速移动的玫瑰花，现在想来，真是美得壮观。

刚进学校大门，远远地就看到六百站在教室门口不住地张望，我知道她是在等我，于是跑得更快了，当我冲到六百面前时，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英雄。

“天啊，幕幕，你浑身都湿透了。”六百瞪着眼睛看着我。

我也瞪大了眼睛，惊讶有余，因为我以为六百会说些什么赞

扬我的话，只是听了六百这样说，心中虽然有些小小的失落，但却被她突如其来的拥抱弄愣了，她猛地张开双臂将我抱住，紧紧地将我抱住。

这是此生我与六百的第一个拥抱，那么突如其来，又那么真实自然，并且浸着雨水的冰冷和身体的温热。

“跟我来。”六百说。

看到我一身的湿衣服，六百拉起我的手，带着我直奔卫生间，在卫生间里，我换下了身上所有的行头，六百把她的校服借给我，连同她的鞋子，因为我的鞋从里到外都湿透了。

就这样，我穿着六百的校服和鞋子回到教室。为了不让六百光着脚踩在地上，我把音乐书掏出来，然后放到她的书桌下，“喏，踩这儿上。”我说着，抬头看向六百，我俩一起笑。

下午第一节是数学课，班主任老师拉长着脸进了教室，开始了她的喋喋不休。她要同学到讲台前的黑板上做题，谁知她怎么就看中了六百，她明知道六百不会做，却还是一声声徐默徐默地叫，“徐默，上来做题。”

听到班主任叫她，六百光着脚，直直地站了起来，脚下踩着我的音乐书，眼神有些呆滞地看着班主任，一动不动。我见状况不对，于是自告奋勇，“老师，我来做吧。”

“就显你有能耐！”我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班主任是个那么口不积德的人。

我被斥得没话，却仍站在座位上，看着她。

班主任不理我，对着六百说：“怎么的？还叫不动你了？一天天就能给班级扯后腿，叫你上来做题没听见啊？”她说走着下讲台，向着六百步步逼近，直到与六百近在咫尺，“你的校服呢？谁让你不穿校服的？”

六百依旧没动，也没说话，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班主任。这下班主任可真的火了，一抬手抓住六百的胳膊就往书桌外面拽，这一拽不要紧，她看到六百正光着脚踩在音乐书上，顿时火冒三丈，拍着桌子喊起来，“这是什么学生？要造反啊！什么都不会，上学不穿校服，现在连鞋都不穿了！还踩着教科书！”

我敢说班主任那会儿一定是气晕过头了，要不然她的右手怎么“啪啪啪”地拍桌子，可使劲儿了，我看着都觉得疼。

她抓起六百书桌上的数学书，指着六百的鼻子，手上还沾着粉笔灰，恶狠狠地说：“这是什么？这是教科书！是智慧的结晶，是知识的化身！你竟然把教科书踩在脚底下，你还有没有王法了？”接着她一指教室门，“滚，给我滚出去。”

六百抬头看了眼班主任，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座位，在经过我身边时，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向教室外走去。

班主任气得身子直晃悠，都有些站不稳了。我真的只是想让她消消气，于是开口说道：“老师，徐默的鞋借给我了，别罚她了。”

她好像压根儿没听懂我的话，快步走到我身边，使劲儿把我往书桌外一拉，“你也不是什么好饼，也给我出去。”

她为什么非要这么生气不可？六百的鞋本来就借给我了嘛，还说六百没有王法了，我都不知道啥是王法。唉，那时我是如何都无法理解我的班主任老师，她是那么不讨人喜欢。

不过叫我出去正合我意，因为比起对着她那张长脸我更喜欢出去陪六百。

5

我和六百并肩站在教室门外的屋檐下，看着眼前如珠帘般稀稀落下的雨水，已经开始渐渐小下来。我脱下鞋子要六百穿，六百却执意不穿，于是我只好穿着鞋，站在她身边。

“她说我任屁不会。”六百突然开口。

“她说我不是好饼。”

“咱中午吃的包子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我们俩异口同声地笑起来。

我和六百同时大笑起来，那声音大得响亮，不过我们马上意识到这种嚣张的行为是极其不合时宜的，于是同时将食指贴到嘴边。

嘘……

嘿嘿嘿嘿，我们压低了声音，龇着牙坏笑。

沉默了好久后，六百突然开口，“幕幕，以后不要再唱歌了。”

我侧头看向六百，六百却直直地望着眼前的雨水，虽然这会儿的雨水已经细如牛毛。

“你五音不全，怎么都唱不好的。”六百转过头来郑重地对我说。

我当时只觉得脑袋嗡的一下，眼前全黑了，又想起了上午的事，突然烦恼的不得了。然而我却在极度的烦恼中听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最有价值的问题，“幕幕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”

我痴愣地看着六百，还未来得及想明白她所谓的五音不全，就被这个关于梦想的话题吸引了。

梦想，我的梦想是什么呢？我拼命地想啊想啊，终于脑中闪过一个念头，眼前一亮，坚定地说：“我要成为一位大侠！”

我保证，当时我这句话绝对的从丹田中发出的，因为我现在再也说不出那种有底气的话了，那时的我确实是这样想的，